

一程山水

□孔祥秋

从我的老家到省城，有近二百里的路程，曲折又坎坷。

曾经，客车很旧，红的一抹，白的一抹，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穿了街头，越了巷子，总会惹一阵吵吵嚷嚷。车门半开，就叽叽喳喳挤上来高矮胖瘦的男男女女；门关半敞，车子哧哧喷几股子黑烟，窜出去很远。谁在人们歪歪扭扭的惊呼里大声骂：“我的褂子还挤着呢。奶奶的。”

车门“哐当”一开，又“哐当”一关，村头那棵很大的老槐树，就已经小得看不见了。

车，弯弯绕绕，先是开过一段长长的黄河堤，然后驶上不算曲折的山路。那里是一片丘陵，虽然并没有陡峭的山，但那起伏里总是有些荒凉的感觉。也正是这段路，让妻子曾经掉过泪。那年，岳父陪她一起到我的小城。一路还好，就是到了这里，让本就不想女儿远嫁的岳父生出了担忧。的确，那路不仅狭窄，而且一会儿爬上山巅，一会儿又沉入谷底。妻子看着眼前的一切，也相信我家那地方一定是地荒人稀。

其实，那段路我也不喜欢，省城里来来往往，客车摇摇晃晃，尽管那时年轻，依然会颠得腰酸背疼，尤其是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大坑，时常被狠狠地甩起来，东倒西歪地撞了头、碰了腰。满车的旅客，骂声一片。我也会和大家一样，骂上几句，仿佛不说两句粗话，就对不起这段路。

一年一年，在别人和我的骂声里，这路却让我有了许多认知，渐渐地，我开始用心打量这程山水。

初近山路的那一段有个小镇，叫斑鸠店。这里可曾有过一家以斑鸠为野味主打的铺面？几次路过，都不曾去问，也就不得而知。但这里是唐朝大臣程咬金的老家，《水浒传》里阮氏三雄的老家也在左近。程咬金也好，阮氏三雄也好，这些有胆魄的汉子，就是从这路上，风风火火地踏上了铿锵的人生。

前方几里，是个叫旧县的地方，称县，而非县，只是一个小小村落，房舍稀疏，人烟淡薄。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竟然有项羽的坟墓，传言封土曾有百米之阔，十米之高，并有碑刻四方，数十株汉柏。只是这些都在岁月里遗失不见了，好在还有残碑半统，斑斑驳驳。

楚霸王命断乌江，何以尸骨归于千万里外的这片荒土？《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历史上，这里曾是项羽的封地，项羽死后，此地将土拒不投降，直到刘邦答应厚葬项羽，他们才放下刀枪。项羽霸业未成，折命于少壮，实在是遗憾，但能归魂于这片有情有义的土地，也可以安息。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黄河对岸与霸王墓遥遥相望的就是曹植的墓，就在那小小的鱼山上。曹植，这个七步成诗才子，这个写下《洛神赋》的诗家“仙才”，生前郁郁不得志，死后却要寄魂于这无名的山水之间。这，是深有意味的。

不管是霸王，还是曹植，一文一武，隔水长眠，着实让人唏嘘。世间多少英才，雄心破碎，大器成残器，零落于荒山野岭。

时光，没有永远的起伏，就像这地理。穿过这段山路，终于还是稼禾青青的辽阔平原了，再向前就是省城，那时的我是惊喜的，有一种冲破牢笼的感觉。如今的我却更愿意一次次回望那程山水，那段让我和许多人粗声浊语对待过的路。其实，岁月没有哪段路是平庸的，都有让人感叹的历史。或许，越是坎坷的路，越值得思索，越值得敬重。

诗二首

□宋玉

母亲的渴望

秋风落在肩头，落在院中
落在厨房的窗台
我并不担心
母亲噼里啪啦的炒菜声
惊扰它
夜晚，它落在月亮上
又大又圆的渴望
在眼睛里闪着光

暮色里的母亲

选块地，种上
茄子、豆角、西红柿、辣椒
母亲弯着腰
拔草、培土、浇水、施肥
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
母亲安静如月
将豆角秧慢慢缠在木架上
扶了扶歪斜的茄子、辣椒
坐在它们身边，任凭雀鸟
衔走落日
晚风擦去暮色里的余温

秋分

□李清云

日出日落，忽而秋分，
尽管年年往复，最是寻常，
仍是让人恍如隔世。

午后的时光开始变短，
凉意漫起，柳丝在夕阳的余晖里清减了许多，万物涌动
的声音减少了很多，比如
蝉鸣、虫鸣、鸟鸣，但多了
果实落地的声音、秋风在枝丫间穿梭的声音。想起那些
我们曾经拥有却又匆匆流转的
时光里的温柔，就在这些不经意间，心底生出悲悯和哀愁。一些倏忽而过的美好，细小无用，却有超能的慈悲抚平时光里破碎的纹，修复生命的细腻和纯良，让我们葆有清澈的忧愁和泪滴。

“这分外匆忙的时光流逝却使得她做起事来全都半途而废。”这是《百年孤独》里的一句话，此刻我觉得如此贴切，如此孤独。在无法穿透的孤独中，我们会出其不意地获得智慧与能量，从而获得非凡的洞察力，看清自己因忙碌而忽略的真相，看清时间是摧毁一切的无形之手，也是重建一切的超能之手。

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人间处处丰收忙。是啊，秋忙是一场富足殷实的忙碌。熟悉的某个场景带着记忆瞬间回到故乡，回到时光的源头：小时候的秋天里有堆得老高的落花生，有熬了好几个夜晚也剥不完的玉米堆，有摘不完的棉花，收不完的谷子、芝麻。那时总是不开心，没完没了忙忙碌碌的大人们顾不上孩子，孩子也要投入到秋忙的战斗中不敢懈怠。那时候不知道大人用成年累月的忙碌供一家人吃饭，供孩子们读书。泥土里种下庄稼，便种下了一个家

庭的希望，年年种年年长，年复一年，直到父母渐渐老迈，我们才渐渐长大。

携手秋风，秋分款款而来，带着萧萧凉意和满目疏朗。我们在尘世里穿行，在季节里穿行，身在画中而不知。想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窠石平远图》里，郭熙没有描绘秋天的萧瑟和悲凉，那曲折的溪水和历历的窠石是秋山明净和水落石出之美，自山下而仰望山巅的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之深远，由近山而观远山之平远，忽而领悟到“林泉之心”。曾经，我在故乡里穿行，却看不清故乡，听不清故乡的声音，因为离开而成全了故乡，故乡从此有了清晰的样貌和亲切的噪音，如水落而窠石历历。那些当时随意播撒随意忘却的种子，发芽、长叶，挨挨挤挤，从乱石杂草里异军突起，占据整个夏天、秋天，在大片空地上反客为主。此刻，秋阳脉脉，我的思绪脉络清晰，静静流淌着光阴里迷人的往事。

想起了我爹那句最啰唆的话“树挪死，人挪活”，一些朴素的生命总会落地生根顽强生长，夏天不会惹人注目，直到秋天果实成熟才会被辨认出。然而倏忽一秋又要结束了。我们总会被这往复循环的季节的某一次漫长又短暂的重复转换而惊醒、而感动、而叹息、而感恩，总会在这些寻常又不寻常的日子里一次次把自己找回来，一次次觉察生命本身存在的意义。

“在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这是魏晋时候潘安悼念妻子的诗句，我想用它悼念逝去的春夏，和所有逝去的光阴。人世苍茫，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温柔时光会让我们心怀希望，善良和芬芳。祝君“秋凉平善”。

一孔之见

